

花心夢

● 《花》字系列之一



● ● ● ●
雪米利 著

花 心 梦

雪 米 利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责任编辑：陈娟

书 名：花心梦
作 者：雪米利
出版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7.125
字 数：132,600
版 次：1995 年 3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0
定 价：5.50 元

ISBN7—80579—299—2/I·251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天资过人的夏小凡决心成为万人瞩目的红歌星，他自幼缺乏亲情之爱的心灵，蒙着一层渴求畸爱的积垢。他的老师亦是因缺乏爱而在人生的风烛残年渴求关心与厚爱的同病人。他们之间爆发出来的同性恋情，庄严而卑污，摧肝裂胆，使人心惊。他先后得到两个姑娘的爱情，一个淫邪而赤裸，对他处处设下色情陷阱；一个圣洁而纯情，让他感觉如沐春风春雨无处不在。他与一位红歌星争宠夺势，红歌星一往情深地慕恋他的青春胴体，他则在感情上对这位同性的引路人和朋友深深依恋。夏小凡终于成了红歌星，当他手执麦克风，淹没在掌声中时，却发觉自己得到的是那么少，失去的是那么多，那么多……

目 录

第一章	女佣的儿子	1
第二章	被逐出家门	12
第三章	找到了工作	45
第四章	与名家合唱	77
第五章	签约成歌星	111
第六章	遇到知音人	126
第七章	好运接踵至	144
第八章	为好友黯然	174

第一章 女佣的儿子

将电子琴上的几页乐谱连续弹奏了十多次，直弹到我的手指隐隐发酸，我才停下来。

“拍子机”一直在摆动，固定地发出单调的声音——“察察蓬”、“察察蓬”、“察察蓬”……

我把“拍子机”熄了，屋内立即一片寂静，站在一角督促我弹琴的山田先生走到琴边来了。

“弹得不错了。”山田靠在琴边，向我点头：“如无意外，这次电子琴比赛，你夺奖的成份，起码有八、九成。”

山田是日本琴师，拥有他的私人琴室。他是日本出名的钢琴教师，听说十岁已在电视台弹肖邦的曲子了。

山田很年轻，看他的样子，最多二十多岁，听说他在日本可赚很多的钱，却不明白他为什么独自到香港来，要靠教琴为生。

我把琴谱折好，从琴椅上站起。

“谢谢你，山田教授，我明天再来。”我恭恭敬敬地说。

“夏小凡，”山田的双手搭在我的肩头，对我说：“你的手指十分灵活，记性好，悟性强；你在我这儿一直学钢琴，为什么突然拚命练电子琴？难道这次电子琴比赛，对你这么重要？”

“对。”我点头：“我非要拿奖金不可。”

“让你妈高兴？”山田问。

“我要让爸看看，我不是一个没出息的男孩子。”我告诉他。

山田有一双十分乌亮的眸子，他的头发长，鼻梁挺。他有一副艺术家的长相。

他对我是与众不同，教授别人，他至少要两、三百元一小时，他让我在这里练琴，却是分文不收的。

“我明天再来。”我说。

“明天早点来，比赛快到了。”山田的手在我肩头上用力一按：“我是希望你夺奖的，你一定要夺奖！”

他又用他深邃而乌黑的瞳孔望着我。每次他这样看着我，令我心慌。

他待我太好了，假如真的得奖，我不知道要怎样去感谢他。

“是，山田教授，”我当下说：“我尽力，我一定尽力。”

“好学生！”他突然双臂向我一摊，用他的脸在我的脸上贴一下。

我让他轻贴一下，赶快避开。

日本大男人，情绪永远是如此激动的。

“明天见。”我跟他说完，离开山田先生的琴室。

下楼了，我又想起要回家，一回到家的时候，心里就烦。

其实山田先生比我家任何一个人对我更好；我的家，根本不是一个家。

妈住在一层旧楼内，楼里乌乌黑黑，住在里面，不见天日，墙壁是黑的，地板是黑的，睡房内，厨房中全是黑的，光线不够，就算亮了二十五炽光的灯泡，整间房子仍然是暗黑的。

上了楼，我从口袋里找出门匙，开了门。

房子内静悄悄，没有一丝声音。我探头一望，只见妈背向我，坐在圆凳上，正在吃东西。

她埋头唏哩啦地进食，嘴嚼时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走近去，看见她狼吞虎咽，正在吃一碗牛腩面。

我看看桌面，只有她手中的一碗面，及她手里的一副筷子。

没有我的份，无论她吃什么，总是没有我的份儿。

“妈，我回来了。”我把琴谱放下，低声唤。

她抬起头来，额前头发散乱，披在额前，几乎把她的双眼都遮住了，她嘴巴塞满了面条，把她的嘴腔鼓得满满的。

她的一双眼睛向我一翻，没有说话，又用筷子将面条向嘴内塞。

呼啦啦把碗内的汤喝光，她放下筷子，嘴嚼着，她把嘴内的面全吞进肚内，这才开口。

“到什么地方了？”

“练琴。”

“练琴！练琴！一天到晚练琴！”她诅咒，“练饱了琴，就不用吃饭啦？”

我不作声。她自小就出来做佣妇，根本没有学识没有教养，她骂人，我从来不搭嘴，一直就是这样。

“今年十七岁了！”她提醒我：“念书不成，一天到晚练琴，将来到尖沙咀码头弹琴讨饭吃？”

“你自己想想！”她一句话刚说完，另一句又开始：“跟你爸又央又求的，他才弄出一点点钱来，送你到英国去留学，没有半年，你就回来；书念不成，令我没法在你爸和你大妈面前抬头！”

又说到留学英国那回事了。

去了英国六个月，知道那是妈千辛万苦恳求得来的“施舍”。到了那边，怎么都想把书念好，但是成绩实在赶不上，加上担忧，又患上肺炎，结果念不成书回来，从此就成为妈的“眼中钉”了。

“我回来，是为了不想浪费爹的钱，”我终于开口：“明知赶不上……就不应该再念，越念越花钱……”

“哩！就是这样，你知我被你爹和大妈看死！”她狠狠道。

“我知道我念不好书。”我低声说：“但是我会在其他方面努力……我会做给你们看。”

“整天弹琴唱歌，会有什么出息？”

母亲气在头上，就不可理喻，于是我转身，想回到房内，谁知才一举步，她就大喝：“站住！”

“什么事？妈？”

“明天晚上，你爸做寿。”她跟我说：“在他家里，你一去。”

“爸生日？”

“对，”妈点头：“大妈在，我是不会去的，你代我去，带份礼去，礼我准备好了。”

我也不明白，妈为什么一直对爸忠心不二，妈以前是他家里的女佣，被爸搭上，才生下我。

有了我这骨肉，爸良心过不去，才当妈是第二。

妈在家里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住在爸早已废置的旧屋，每月给些零用钱而已。

但是妈却仍然对他始终如一。

“爸做寿，还是不要去。”我忍不住开口说：“你是知道大妈那张脸孔的。”

“大妈的面孔，是见了我才扯长的。”妈说：“你小孩子去贺寿，她会把你怎么样？”妈又给我难题了，大妈见到我，就是一副把我憎死的样子，前去祝寿，一定不会好受。

“妈——我不去行不行？”我忍不住说。

“你不去？”妈直跳起来：“在家里，我们早已没有地位，你爸生日都不去，你想我们每月捱饿啊？”

我不敢再作声。

“我已买了一块西装料子。”妈最后说：“明天带到爸家里，到了那边，笑脸唤人，不要老是板着脸。”

爸住在对海那边的大屋子内，他的这一幢洋房，跟我们住的旧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

我携着妈交给我的礼物赶到那边，因为搭公共车，所

以迟到，一进大厅，里面已筵开数十席。

大妈和爸爸，跟在场的所有宾客嘻哈大笑敬酒，晚宴已经开始了。

我走到厅上，大妈的眼睛一望见我，她的脸色立即沉下来。

“唷！什么人来了？”大妈鼻孔内嘿一声。

爸一侧头见到我，神色也有点愕然，他大概根本没有想到，我是会在这里出现的。

“爸。”我于是步上去，双手把盒子交到爸手中：“爸生辰快乐，是妈叫我送来的。”

爸接过礼物，这时，全场肃静，各个人的眼光，都望在我的身上。

“嗯。”爸应了声：“到那边去坐，那张桌子，还有座位。”

“是，爸。”我于是走到厅角的那一张凳子上去。

宴会“到会”的，来了好几个侍者，这些侍者把我领到末席角落的一张座位上，替我倒了茶，又加了一副碗筷。客厅内又响起嘻哈的笑声，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我。

菜式端上来了，一盘一盘的食物，非常精美。我和妈妈根本是没有口福吃到这些菜式的，本来，有了这个机会，我是应该大吃大喝一顿的。

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一到大妈家，我就立即食欲全无。

大妈和爸一直在向旁边的宾客敬酒，他们是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的。

大妈恨我，有她的理由。因为她生不出一男半女，而做女佣的妈，被爸搞上，却生下了我。

大妈本来是要把妈赶走的，但是因为我是爸唯一的香火，她也不敢对妈怎么样。

虽然大妈把妈和我承认下来，但是，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正正式式的进过这一间大屋。

吃了几道菜，我越坐越感到乏味，坐在椅上，有似如针扎。

于是我放下筷子，趁人不觉，从客厅的边门溜了出去。才走出花园，后面有脚步声急匆匆地传了过来。

接着有人向我叫：“小凡！”

我一回头，只见园子的树叶下，站着一个女孩子。

“是我。”那女孩说：“是珊珊。”

“嗨。”我应，原来是梁珊珊。

珊珊的母亲是爸最好的朋友，梁伯伯跟爸有很大的生意来往，所以梁家在爸的心目中，是最最亲的好友，跟自己的亲戚家人一样。

珊珊对我一向都有意思，几次三番的打电话约我出去，我跟她去看过两次电影，去吃过两次晚餐，因为每次都是她付钱，所以以后她约我，我一直推，没有再跟她约会过。

她在树叶边踱过来，我看见她穿了一件浅红的裙子，浅淡得几乎像白色，在月夜里特别瞩目。

“怎么你走了？”她很关切地问：“我看见你进来，不过我坐在你爸的隔邻的凳子上，没法叫你，为什么不吃完就走？”

“妈叫我来送礼。”我回答：“我把礼送到，责任就完了，我不喜欢在这儿多耽下去。”

“我知道。”珊珊低声说：“我太明白了，如果我是你，

我也不愿多耽下去。”

珊珊是很明白我的家事，她总是同情我，同情中还带些怜悯。

我是不需要她这种同情与怜悯的，所以她无论有什么感受，都感动不了我。

“你跟我出来做什么？”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不进去继续用宴？”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想跟你谈谈。”

“改天吧。”我说：“我赶着回去。”

“这么早回去，你妈知道你吃了一半就走，会不高兴的。”她提醒我。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怔了怔。

“我散步回去。”我说。

“散步？”她的眼睛在闪亮：“既然散步，倒不如在这园子内散步，我陪你。”

她向园子的一边走，隐没在树叶下，走了几步，她站住脚，回过头来叫。

“来啊，小凡，我们到后花园去。”

于是我向她身边走去。园子内寂静无声，宾客全聚在厅内用宴，花园内并无一人。

园子内光线被树荫掩住，十分阴暗。

踏着草地走到后花园，珊珊忽然伸手过来抓住我的手。

我觉得她太主动，但是并没有反对她拖住我的手。

我们走到后花园的玻璃花屋前，她打开了玻璃门，牵着我的手，带我入内。

夜里，月色透过花屋的树叶，银色的光线细碎地照在

地面，她拖住我，向浓密的树叶中钻进去……

“珊珊！”我边跟随她走，边问：“你带我到这儿做什么？”

她蓦地停步，回过身来，当她转身的时候，我止步不住，珊珊的整个身子，倒在我的怀内。

“你……？”我登时觉得尴尬，满脸通红，我想急忙闪避，但是她的身体却牢牢地贴近我，好象我是一块碰石似的。

“抱住我。”她低声说。

她必然是疯了，我万万都想不到，平日正正经经地梁珊珊，竟会语出惊人。

“你喝醉了？珊珊！”我吃惊地问。

“抱住我！抱住我！”她抓起我的双臂，要我的双臂紧紧地围抱着她。”

“你知道吗？我心目中，一直暗恋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生命中的白马王子。这个人在梦中，常常出现，没有人会知道，我多么爱他……”。她闭上眼，靠在我的肩头上，用梦幻般的声调说：“这个人就是你！小凡，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

珊珊竟然说这些话！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令我无法招架。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女人的身体，使我心头怦怦地乱跳。

“这里没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根说：“只有你……只有我……”

她的声音就好象在唱催眠曲，又仿佛在向我诉说呓语。

我的意识渐渐地被她迷醉了……

她的手臂挽住我的颈项，然后，她的手将我勾向地面

.....

我的双脚失去平衡，渐渐地，我倒下去了，与她倒在地上。

这是我第一次与女孩子发生这种情形，我根本有点手足无措。只一刻，我就变得昏头昏脑，仿佛意识也突然消失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清醒过来。

园子里寂静一片，花屋中充满着花香和青草味。

我急忙把衣服穿好。

接着把她的衣服抛给她，她坐起来，一件一件地，把衣服穿上身去。

看着她穿衣服，我越来越感到我与她所做的那件事可怕，我与她简直肮脏，我们完全是两头禽兽一样。

她穿好衣服，面上泛着微红，缓缓地，她靠在我的胸膛上。

“现在起，我与你的关系不同了。”珊珊在我耳边说：“我是你的人，你是我的人。”

我吓了一跳！

“以后，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再有其他的女孩子.....”她说：“我除了你，再也不会有第二个男人。”

事情好像很严重，看她凝重的神态，我忽然有个疑问。一切好像是她故意要我与她这样做的，我跟她做了，仿佛就跌进了她的陷阱！她好像想控制我，将我占为己有。

我没有说话，她把我的下巴托起了，悻悻看着我：“我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我避开她的目光，我也没有说话。

“我要回去了。”我说。

“你回答我，你回答我。”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我要你回答我。”

“回答你什么？”

“你爱不爱我？”她紧盯着。

“我真的要回家了。”我推开她的手：“珊珊，你应该回到宴席去，不然，他们会生疑的。”我向花屋外面走，她依依不舍地拉住我。

“打电话给我，小凡！”她急急说。

我把她留在花屋内，我的脚步走得特别地快，仿佛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她身边逃开去。

第二章 被逐出家门

大会堂中，一片肃静，座位上坐着不少观众，但是他们均沉默无声，全神贯注在舞台上。

舞台正中放着一口名贵的电子琴，布幕上有一排闪闪发亮的字体：

“业余电子琴比赛决赛”

这时灯光下，一个女孩子全神贯注，边看着音乐谱，边弹得十分纯熟，音律与技巧均恰当。

这个女孩子是早已入了初赛与准决赛的，她夺奖的机会极高。

座位的最前排，山田教授和我坐在一列评判员旁边。我打上领带，穿了衣柜内唯一的一件西装。这个女孩子弹奏完毕后，我知道就轮到我上去演奏了；这最重要最紧张的一刻，现来临了。